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on the Theme of Contemporary School Bullying in China

Xue Shourui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Dalian, China

Email address:

xueshourui@luibe.edu.cn

To cite this article:

Xue Shourui.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on the Theme of Contemporary School Bullying in China. *Science Innovation*. Vol. 11, No. 2, 2023, pp. 81-86. doi: 10.11648/j.si.20231102.17

Received: March 9, 2023; **Accepted:** April 11, 2023; **Published:** April 18, 2023

Abstract: Whether it is the original novel or the adapted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ry script, the cre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ry works on the theme of school bullying has been favored by writers and loved by readers.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not uncommon to study the them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ol bullying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search,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research carries the mission,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 path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speech society, and the research on authenticity from socie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tarting from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school bullying seri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wo major aspects of case study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the two research perspectiv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text, and compares the dome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bullying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nd foreign works in parallel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ll-round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f the nature of review. It aims to call on the worl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real moral and ethical issue, explore effective solutions to problems, guide practice with theor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with the spark of academia.

Keywords: School Bullying,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Review of Studies

中国当代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研究述评

薛守瑞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大连, 中国

邮箱

xueshourui@luibe.edu.cn

摘要: 无论是小说原作, 还是经改编后的影视文学剧本, 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得到了作家的青睐和读者的喜爱。在文学批评领域, 对中国当代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研究文献资料并不罕见。当代影视文学研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 承载着当代文学言说社会的使命责任和价值理路, 源自于社会的真实性问题研究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本文从校园霸凌题材系列影视文学作品的现有研究成果出发, 从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两种研究类型、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两种研究视角这两个大方面为出发点进行综述, 通过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 对中国国内的影视霸凌题材文学和中外该类型作品进行平行对比, 对其进行综合式、全方位、体系化的述评性质的“研究之研究”, 旨在呼吁全世界加强对这一真实道德伦理问题的关注, 并探索行之有效的问题解决办法, 用理论指引实践, 以学术之火花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 校园霸凌, 影视文学, 研究综述

1. 引言

近年来，校园霸凌这一社会现象刺痛着无数人的心。少年少女们正值花样年华，却因为校园霸凌而无法灿烂地绽放。校园霸凌事件往往发生在书声琅琅的校园，主要由霸凌者（施害者）、被霸凌者（受害者）与旁观者三种行为主体构成。校园霸凌的手段有直接与间接之分，是校园暴力的重要形式之一。校园霸凌结果的残酷性在于其中一些具有严重情节甚至违法犯罪、暴力性质的身体接触、恶俗语言接触的直接霸凌事件使得某些年轻的生命不得止于此，再也没有重新见到光明的可能，血与泪之间是监护人的恸哭、嘶吼和阵阵唏嘘；而刻意进行孤立、利用媒介工具滋生谣言等间接霸凌方式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人格诋毁和心理创伤。可以说，在校园霸凌事件中没有赢家。作家对这些源自社会真实事件、客观生活的素材进行深入整合与思索，并通过文学创作将其以艺术化手段进行镜像式的书写，进而完成从灵感记录、大脑运思再到笔下行文的文学创作全过程。而随着新世纪以来文学经典性的逐步消解、碎片化阅读时代对图象至上主义的助推，读者（观众）逐步完成从纸质阅读向影视阅读的接受信息途径的转移，校园霸凌题材影视作品受到了诸多观众（读者）的关注。学界对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因此，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性质的文献梳理很有必要。

2. 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研究类型

2.1. 以单部作品为核心的个案研究

2.1.1. 国内作品的个案研究

关于书写校园霸凌的国内作品主要集中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青春文学、网络文学创作中。在80后通俗写作的代表郭敬明的小说《悲伤逆流成河》中，从小父母离异、成长于单亲家庭、就读于现代化大都市上海的某中学女高中生易遥，因家境贫困、逼母为娼而意外感染性病、去黑诊所流产等事件被转学生同学唐小米揭露，试图怂恿其他同学对她进行孤立、嘲讽与排挤，唐小米曾是被霸凌者，却在转学后成为了霸凌者，完成了霸凌与被霸凌角色的互换。与易遥从小一同长大的齐铭也因此与易遥疏远，作为易遥人生的一束微光、鼓励易遥反抗霸凌的顾森西因顾森湘的意外与易遥也产生误会，绝望中易遥选择了人世间的悲伤逆流成河的方式离开了人造的黑暗深渊。《悲伤逆流成河》被改编为电影后引起舆论关注，批评家也对其进行专业的文本批评。张晨起分析其“反校园暴力”这一主题表达，认为《悲伤逆流成河》突破了传统郭氏小说的叙事模式，以青春片作为外衣，而内里则是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反思。虽然这是值得褒扬的部分，但这部影视文学作品依然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在反对校园霸凌主题之下，难掩“青春疼痛文学”的元身。[1]影片虽然有对反霸凌的主旨诉求，却与高中生的真实日常生活有明显的距离，同时其延续了传统国产青春片遭人诟病的带有着单薄、浅显特征的

影像化表达与情节展开的单线条模式。对霸凌的本质性反思还不够深入，很多叙事往往浅尝辄止。

另一部影视文学作品《少年的你》则完成了对《悲伤逆流成河》在影像表达与叙事层次上的超越，网络小说家玖月晞以校园霸凌事件为契机，将陈念、小北（刘北山）两个毫无交集的少年的命运串联起来，在胡小蝶跳楼事件发生后，霸凌者魏莱并没有继续因此收手，而是将霸凌指向了陈念，小北则选择默默守护陈念，替她完成生命尊严的守护与救赎。最后，魏莱再也威胁不到陈念，而少年们却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说经由影视化改编，引起观众的深深共鸣。针对《少年的你》进行个案研究的文献数目众多，主要集中于其社会意义的挖掘和思考。将“少年的你”上升至对整个社会少年犯罪问题的探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范叶认为，“他们的遭遇各有各的不同，但归根到底都是一件恶性事件。”[2]学者吴曼芳认为，《少年的你》“印证了创作中以人文主义精神作为依据的重要作用，也给未来现实主义题材进行商业化创作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参考路径。”[3]这也侧面反映出当下商业电影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不脱离其人文精神的有利支撑，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有力延续可以提供给观众更高层次的情绪体验和精神震撼。不难发现，目前学界对国内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研究集中于作品中关于人性、社会性问题的探讨，追溯这一现象产生的缘由，对事件造成的种种可能性后果进行分析，意在引导全社会关注与重视校园霸凌问题。而施害者、受害者与旁观者的角色互换与霸凌背后呈现的隐性权力压迫机制更值得深入挖掘。

2.1.2. 国外作品的个案研究

校园霸凌现象并非某一国别特有的社会现象，而是全世界青少年们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在世界文坛里，书写校园霸凌的影视文学作品并不罕见。韩国导演尹学烈拍摄的《蚯蚓》采用了倒叙拍摄手法，先表明女主人公的结局——自杀身亡，随后一步步讲述其自杀的缘由。女儿李子若因从小在唱诗班长大，出色的音乐才能使得在艺术类贵族高中备受瞩目，却因此引起了惠善等人的嫉妒和憎恨，子若因受不了同龄人无休止的折磨而自杀。脑瘫父亲李元术为女儿鸣冤，却因自身身体残疾不被社会有关部门予以理会，于是在绝望之中采取了最残酷的方式惩治了那些霸凌女儿的人。研究者程娇聚焦于电影艺术创作方法中的叙事技巧，从电影中主要的叙事方式、叙事角度、陌生化拍摄手法、留白技法等四个方面来分析该电影在叙事上所展现的艺术[4]。韩国电影习惯于对真实性事件进行影视呈现，影视文学作品往往能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解决的重视，比如电影《熔炉》的上映也推动了《熔炉法》的实施。目前对韩国校园霸凌题材的影视文学作品研究也有多篇学位论文出现。日本动漫电影《声之形》主要讲述了男主角石田将也在小学六年级时曾霸凌过一位身患残疾的聋哑少女西宫硝子，在少女不堪重负转学之后，将也却变成了那个被霸凌的人。惨痛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曾经犯下罪过的严重，多年之后，一度想要自杀的他，却再次与硝子重逢，为了弥补曾经的罪恶，为了得到硝子的原谅，将也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孙载斌从“成长的创伤性体验”“个体的

生存空间”“成长与表达”[5]三个方面探索了《声之形》背后残酷的少年身心灵“成长物语”这一作品主题。

毕业于高尔基文学学院的俄罗斯著名的儿童文学家、编剧弗拉基米尔·卡尔波维奇·热列兹尼科夫(1925-2015)的作品《丑八怪》，主人公叶莲娜因为性格和外貌被同学起了“丑八怪”这一绰号，只有吉玛在她受欺负的时候出来维护自己，在叶莲娜心中，吉玛是自己的珍贵的好友。然而吉玛最后也加入了嘲笑叶莲娜的队伍。叶莲娜始终是善良的，在一次帮助同学季姆卡之后，她被贴上“叛徒”的罪名，受到残酷霸凌，最终离开了学校。刘琦、常颖对《丑八怪》进行深入地文本剖析，重点探讨了其背后隐匿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意义[6]，这部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绝不止于儿童，它同样探究了成人世界的美丑善恶，对人性的挖掘足以显示出作家深厚的创作功底。《丑八怪》最后的结局留有悬念，也让读者看到了美好的一面。叶莲娜勇敢捍卫信念，得到了同学们的忏悔。与国内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国外作品亦是对校园霸凌这一现象进行细致探讨，引发关注。但国外校园霸凌影视文学作品的叙述重心更多地是放在个人自我意识的成长蜕变，而不是放在人群中去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诚然，这既与中西不同的文化观念、思想倾向有关，同时也受制于作家的创作观。

2.2. 以多部作品为基点的比较研究

2.2.1. 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

作为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比较”往往可以建构对某一事物更加全面、客观的认知。文学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的背后亦有着或同质或异质的文化显现。闫稳对《少年的你》与《悲伤逆流成河》两部国内校园霸凌题材影视作品进行比较，探究《少年的你》比《悲伤逆流成河》更受大众喜爱的原因。他从“两部影片上映时的外部环境，再到影片内部角色和场景设定、情节安排”[7]等角度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两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均突破了传统青春类型片的习惯性情节结构设定，通过融入社会热点话题实现对现实主义主流类型作品进行创新。郭氏小说的创作风格历来在文艺评论家、不同层次的读者心中褒贬不一，《悲伤逆流成河》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本身就有一定过硬作品成果的导演曾国祥在执导的《少年的你》中启用本身有一定的粉丝受众群的流量明星，《悲伤逆流成河》则以新生代演员群体为主，但两者依旧突破了校园片的主题探讨空间，对当下“青春校园影片展开新叙事有着重要意义”[8]。两部校园霸凌题材影视作品属于同质文化，对两部同题材同主题类型片的比较研究势必会引导该类型作品在这一文化下的新创作。如何保护每一位“少年的你”，是我们作为公民应当反思的文化问题。

在华语文学的重要领域之一的台湾文学电影中，校园霸凌题材微电影成片数量日益增多，兼有作家与编剧双重身份的张耀升的作品《鲜肉饼》不同于同时段台湾地区其他霸凌主题的微电影，它的剧本基于完整的原创小说，因而“在探讨校园霸凌的成因，展示人物内心的愁苦”[9]相比较之言是全面深入的。在《鲜肉饼》中，被霸凌者求助外界无望，于是寻求鲜肉饼店老板的帮助，将霸凌者与旁观

者一同剁成肉末，埋进怨憎的饼皮里下锅煎炸。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完成最残忍的青春救赎。与先前台湾套路化的霸凌作品相比较，《鲜肉饼》更突出被霸凌者内心的情感呈现和情绪表达，对“救赎”这一主题的刻画更加细腻。以上所谈论的这几部影视文学作品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侧重于对人际关系的思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却无一人不在永恒的孤独之中。校园霸凌题材影视作品的热映，与当今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消解与腐蚀有关。金钱至上、资本浸润下的极端消费主义、无尽膨胀的个人欲望，人们将关注点集中于自身利益，这种极端利己主义主要体现在对周围人的漠不关心与忽视。精神空洞的悲哀默许了种种霸凌事件的发生。在校园霸凌事件中，旁观者的置身事外助长了霸凌者嚣张的气焰，进而加速了被霸凌者惨痛的人生经历。而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需要源自社会各方的共同参与。

2.2.2. 异质文化的比较研究

“人性”始终是文学作品中最深刻同时也无法脱离的主题。人性中既有着“带来希望之光辉”的神性，亦有着“抛却一切道德观念”的兽性。不同国别的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诉求也着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与中华文化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其霸凌现象相当严重，兵役霸凌、性别霸凌、校园霸凌等一直是困扰韩国社会的迫切现实问题。韩国文化中虽有着儒家伦理观念的呈现，但亦有其异质性的一面。国内不乏有将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霸凌题材影视作品《少年的你》、《蚯蚓》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周丽杰、杨晓峰[10]聚焦于电影内容的对比研究，分析两部影片在传播学上的差异与特点，分析两部校园霸凌影视作品的优势和劣势。并窥一斑而见全豹，分析中韩校园霸凌影视文学作品的异同。其中，谈及结尾处理的时候，中国通常会以“皆大欢喜”式的大团圆结局收尾，而韩国多以“全军覆没”式的悲伤结尾收场。喜剧与悲剧从古希腊时期始便一直是戏剧的重要表现手段，中国多以道德教化为宗旨，强调对暴力行径的反思，被霸凌者陈念转化为霸凌者杀死魏莱之后，依旧为此付出了代价。对超越自我所能控制的情绪化行为进行理性的限制和规约，人也因此而得到救赎。这种救赎亦是一种圆满。而韩国的主题多在被霸凌者的“复仇”，即便这种复仇是以自我毁灭的结果为代价。但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创作的目的均在于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

徐文思也从两部影视文学作品的研究背景、叙事模式、艺术角度和隐喻形式[11]出发进行相关的比较研究，她认为两部作品均从色调上服务于剧作主旨的表达，灰色与明亮色双色调交替出现的背后实质上隐含着青春的灿烂和沉默。不同之处在于，《少年的你》侧重于“青春”，强调一个人在最宝贵的青春时期做出关乎成长的抉择。将主人公陈念入狱事件作为情节突转的隐性表达，意在突出法律对于社会的重要作用，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我国法律有亟待补充之处。《蚯蚓》则集中于霸凌事件中人如蚯蚓般的挣扎与痛苦，也如蚯蚓般经过外伤后重生。“法律在对待校园霸凌的施暴者时，亦应当结合主观恶性的大小、行为的恶劣程度来综合判断、区别处理，而不是将‘未成

年’一概作为从轻乃至免罪的‘丹书铁券’。”[12]《蚯蚓》这部影片也是在告诉大众，施害人与被害人甚至旁观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从不是漫长的过程，而是瞬间的变化。人的恩怨情仇在情绪崩溃的瞬间得以最为强烈的爆发。

3. 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研究视角

3.1. 文艺理论视域下的作品读解

3.1.1. 主体间性理论：被规训的自我与他者

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研究视角主要分为关注文本内部的理论分析视角与探析文本之外的道德意义视角。主体间性理论，强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在校园霸凌事件中，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构成了霸凌的充要条件。霸凌者与被霸凌者、旁观者，互为彼此的他者。霸凌者试图通过展示独特个性以逃避社会对自我意识的规训，而被霸凌者向外界求助的时候，往往逃不掉被社会规训的宿命，旁观者往往通过主动被规训迎合群体现状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处于稳定的关系圈层内部的环境平衡之中不忍打破。在这几个方面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青少年在向外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得不到回应往往会加深其无助感，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他们往往会做出极端的行为以实现对社会规训的顺从亦或挣脱，最终的结果要么是伤害自身，要么是毁灭他人。人物形象因此变得丰富立体。

任雨田在分析《悲伤逆流成河》的镜头语言运用中谈及，“内聚焦的多重性源自小说人物不同的立场分化，而背后隐藏着郭敬明作品中的重要指涉：‘阶级’”。[13]霸凌者唐小米是上个学校的被霸凌者，她不断地被规训，凝视深渊直至被深渊反噬，在来到易遥所在的中学后成为新的霸凌者。而在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阶级圈层成为区分人之高下的指标。旁观者们在霸凌事件的阵营划分中不自觉地做出了贴合自身实际的选择。人们默认权力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被规训。然而这种阶层背后的权力，却夺走了花季少女的青春。易遥在绝望中呼喊：“杀死我的凶手，你们其实都知道是谁”。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少年的你》中的文本解读亦是如此，姚振轩从家庭、伦理、社会三个角度探究青少年在规训体制下的成长与挣扎，他认为“复读学校的老师们、受害少年的家长们、维护社会正义的警察们，本应当扮演着导引的角色来促成少年的社会化和人格培养，而他们却选择用规训、掩盖、漠然、激进等方式将成长时期的少年拽向深渊，加深其社会化过程中的孤独感与无助感。”[14]古希腊哲学中曾有著名的“洞穴理论”，人们看到的世界是影子的影子，又与古希腊文论“模仿说”不谋而合。人们是应该逃脱洞穴看清外面真实的世界，还是接受规训继续在洞穴中维持旧有的平衡一直是“困兽犹斗”般的生存追问。霸凌题材书写则更多地源自于不同主体间不平衡、不对等的关系，自我与他者，规训与被规训等主体间性理论赋予了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本更多的阐释空间。

3.1.2. 空间叙事理论：大小符号的互文对话

在文学批评上，影视作品中构筑的微缩“小空间”与作品外部的社会“大空间”形成了强烈的“互文对话”。对现代

理性主义进行控诉、执着于人类非自然精神文化史研究的福柯曾在其标志性理论作品《规训与惩罚》中少有的谈及“空间”，认为人们所处的时代所产生的精神焦虑与赖以生存的空间场域息息相关，人类社会经常以网格、序列化分区等形式完成一系列监测具体权力实施的行为仪式。在场域之中，各个符号间是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从空间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文献并不少见。刘子君探讨了小说原著《少年的你，如此美丽》向影片《少年的你》转变过程中的空间建构的生成关系，并从场景环境关系、空间情绪关系、声音空间关系三方面对作品进行解读。[15]文学作品通过文字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性来引导读者进入文学世界，而影视作品则通过对场景片段的选取，借用镜头语言等方式来传递电影的情节变化和主题揭示。

在校园霸凌题材的影视文学文本中，“校园”是常见的叙事空间，不仅承载着文化意识，也是现实存在所凭借的实体场所。《少年的你》开篇中由灰色等暗色调、冰冷的色温、阴郁压抑堆积的校园长廊与空荡操场既作为胡小蝶跳楼事件发生的场地，也是陈念被霸凌时情绪变化的侧写与暗示。“家”本应该是青少年成长的避风港，却在《悲伤逆流成河》、《少年的你》中却成了撕裂被霸凌者伤口的空间。在“家”时主人公并不能得到任何情感治愈与帮助，失却了家庭本身应具备的功能和效用。“城市”也有着空间的象征意味，《悲伤逆流成河》中繁华都市与易遥所生活的落后小巷形成鲜明对比，《少年的你》中炎热聒噪的火炉城市重庆山坡迭起，街头巷尾因地势而形成的种种隐藏角落成为魏莱等人实施霸凌的温床。徐维聪从“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两个角度阐释影片《少年的你》的空间叙事话语体系，分析影片所涉及的社会空间表现和空间叙事技巧。[16]结合叙事中常见的故事与话语理论，对影视作品进行深入的文本解读。言语与语言，是语用学中非常基本的概念，镜头语言与小说语言相似，均作为语言发出者所使用的具象符号，而话语理论集中于创作主体如何讲述故事，推动情节的自然生成。将叙事学中的空间理论与具体的影视文学作品相结合进行研究，亦是近些年国内影视文学批评实践发展的新动向。

3.2. 社会道德角度下的意义建构

3.2.1. 教育意义：触及人性痛点后的反思

文学是国家和民族的基因，它深刻且久远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处世态度。在经典逐步被消解的现今社会，好的文学作品，必将是“人的文学”、“反思的文学”。也只有从这个立论的基点出发，才能逐步探寻到中国人精神中“隐秘的角落”。对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研究之研究，最终结果是要生成新的理论思维，用于指导具体实践的开展。校园霸凌问题，归根结底属于社会道德问题。对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霸凌事件的反思，进而更好地教育和引导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张志勇认为，这种霸凌题材“寓教于痛”，目的在于“实现暴力处理行为的再引导”、“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再完善”。[17]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里人性“黑暗元素”的呈现，实则反映了人们对光明的渴望与呼唤。影视

文学作品的出现血腥暴力场景,令作品接受者触目惊心也是因为其性质之恶劣深深地触及了人性的痛点。为了避免霸凌所导致的惨剧发生,我们需要反思、修整并健全完善的教育评价机制,更好地保护青少年。

目前教育在国内的实际是从整体上看日趋功利化,家庭教育迫切需要孩子出人头地,儒家文化更有着学优则仕、光耀门楣的传统,能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成为家长对孩子的最主要关注点;学校教育重视教育质量评价的主要参考指标——试卷分数段与学生排名情况,忽略对青少年合作共赢能力的培养;社会上各种网络媒体也制造了大量的教育神话,带来了全社会对教育议题的沉重焦虑感……学者瓦韵青对《少年的你》进行给予教育学理论视域下的研究,认为“分数不等于智慧,应试能力不等于爱的能力,而爱与被爱是人的基本需求,是社会发展的良性动力。”[18]对受教育者个体的评价应该力求做到多元、平衡,打破“唯分数论”的桎梏。在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中,注意培养和锻炼学生合作的思维。目前我国部分地区推行班导师制等教育理念,也是现代化教育进程中对群体学生的关注。正如影片中陈念在自习时听到的关于肯尼迪演讲的英文听力,“如果建立合作的城堡,遏制重重猜忌,那么,再做一次新的尝试和努力吧。这不是追求新的权力均衡,而是建立一个新的法治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强者公正,弱者安全,共享和平。”教育是一项需要耐心、爱心与热心共同倾注的庞大繁杂的系统工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对青少年的身心灵成长的影响意义非凡。

3.2.2. 社会意义:防患于未然的现实警示

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通过媒介宣传减少并规避校园霸凌事件的发生,给可能会误入歧路的青少年提前打好“预防针”。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们渴望成长,迫切想要实现证明自我,而部分青少年得到的回应却是不被家长、老师、朋友的接受和认可。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彷徨、无助和痛苦,爱与尊重始终是治愈少年们最好的良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刚结合电影本身,运用电影学媒介理论、社会学理论分析《少年的你》中的社会学意义,谈及“角色的亚文化属性”“聚焦于越轨行为的发展动因”“角色成长体验时的观众共情”[19]详细地分析了不同人物的心路历程。霸凌者魏莱从家庭布局还是获奖证书来看,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然而却因为第一次高考的遗憾败北,魏父对其长达一年的不理睬等冷暴力方式令魏莱成为了虐待同龄人的“恶之花”。这种家庭教育方式方法值得反思、斟酌。刘北山从小就游离于社会应试教育之外,以“小混混”的生存哲学完成对社会的适应,却在陈念杀害魏莱之后毅然决然为其顶罪,试图以牺牲自己未来以换取陈念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刘北山与陈念正是通过互相慰藉建立自身在社会中的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在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中的旁观者也是极其特殊的存在,《悲伤逆流成河》里易遥面对岸上前来观看的同学时绝望的呐喊,《蚯蚓》里李元术求助社会帮助调查女儿死因却换来大众对其脑瘫身体进行凝视时的冷嘲热讽,《熔炉》中对法院判罚提出异议、站出来勇敢发声却无法发声的聋哑人而非身心健全的警察、法官等

“正义使者”……这些似乎都在侧面告诉人们,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视也可以成为霸凌事件的催化剂。如果霸凌事件中的旁观者能够站起来,互相支持、抵制霸凌,那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惨剧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含有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去维护、弘扬。在中国文学史里,行侠仗义是着笔众多的叙事母题。正义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许它正体现在我们能做的每一件小事之中。当阅读一部校园霸凌题材文学作品或观看一部同类型的电影之后,不要以满腔的愤怒和眼泪作为结束,要凝视真实到最后,重要的是永远记住真实,这才是拯救希望的稳固的根基。防患于未然,减少种种悲剧事件的发生。

4. 结语

在世界文学花园里,对校园霸凌现象进行书写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经影视翻拍后往往可以扩大其传播的影响范围。对真实性问题的研究,是新文科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文学作品,剧作家在剧本(文本)书写的过程中一直秉持着“文以化人、艺以载道”的信念——即“惩恶扬善”的使命和诉求。具有着暴露人性之恶、触碰法律底线性质的校园霸凌事件与当今和谐社会所倡导的健康向上的公序良俗相违背,势必引起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其他社会治理机构的高度重视。本文从校园霸凌题材系列影视文学作品的现有研究成果出发,从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两种研究类型、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两种研究视角这两个大方面为出发点进行综述,作为引玉之砖以欢迎更多不同学科的学者以跨学科的视域基点参与到校园霸凌题材影视文学文本的研究中来,继续深入挖掘这一文学现象背后的本质,用理论指引实践,以学术之火花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 [1] 张晨起. 探析青春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主题表达 [J]. 传媒论坛, 2019, 2 (13): 76-77.
- [2] 范叶. 《少年的你》: 社会疼痛点的现实写照 [J]. 新闻研究导刊, 2019, 10 (23): 121-122.
- [3] 吴曼芳,郭姝南. 《少年的你》: 现实主义电影人文主义精神的应用自觉与主动适配 [J]. 电影评介, 2019 (22): 48-51.
- [4] 程娇. 影视作品中的叙事技巧——以韩国电影《蚯蚓》为例 [J]. 北方文学, 2019 (36): 297-298.
- [5] 孙载斌. 《声之形》: 少年成长物语 [J]. 电影文学, 2018 (04): 93-95.
- [6] 刘琦,常颖. 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丑八怪》教育意义探析 [J]. 现代交际, 2021 (21): 203-205.
- [7] 闫稳. 电影《少年的你》与《悲伤逆流成河》之比较研究 [J]. 大众文艺, 2020 (13): 136-137.

- [8] 薛一寰.青春校园影片的伤感视角——《悲伤逆流成河》与《少年的你》对比分析 [J]. 声屏世界, 2021 (04): 48-49.
- [9] 柯秉芳. 文学电影中的“校园霸凌”——以张耀升《鲜肉饼》为例 [J]. 华文文学, 2015 (06): 68-71.
- [10] 周丽杰, 杨晓峰. 中韩校园暴力题材电影的传播内容比较分析——以《少年的你》和《蚯蚓》为例 [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8 (02): 118-121.
- [11] 徐文思. 新时代中韩校园成长题材电影差异化研究——以《少年的你》与《蚯蚓》为例 [J]. 西部广播电视, 2020 (02): 110-112.
- [12] 张录芳. 校园霸凌与同态复仇 [N]. 检察日报, 2018-08-31 (006).
- [13] 任雨田. 从“小时代”中唤醒“大时代”——《悲伤逆流成河》的影像改编策略分析 [J]. 戏剧之家, 2019 (29): 80-81.
- [14] 姚振轩. 规训下的叛逆与挣脱——电影《少年的你》之文化思考 [J]. 东南传播, 2020 (08): 71-73.
- [15] 刘子君, 黄自强. 《少年的你》的空间建构——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的转换 [J]. 视听, 2021 (03): 78-81.
- [16] 徐维聪. 论影片《少年的你》的叙事空间 [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2 (04): 57-60.
- [17] 张志勇. “暴力美学”视域下的校园霸凌题材影视化创作探析——以电影《少年的你》为例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0, 11 (02): 113-114.
- [18] 瓦韵青. 《少年的你》: 教育的偏失与重建 [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6 (07): 53-58.
- [19] 陈刚. 《少年的你》的社会学意义 [J]. 当代电影, 2019 (12): 23-25+2.